



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罪与罚

学术评论版

029

文学纪念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曹国维 译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Фёдор Достоевский

罪与罚

学术评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学术评论版/(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曹国维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 7 - 5598 - 1513 - 2

I. ①罪… II. ①费… ②曹…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300591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助理编辑:陈天祥
装帧设计:赵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49 字数:500千字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10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译 序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一座高峰，它为作家带来了世界声誉。

这是一部以刑事案件为框架的思想小说，触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生活的最深处”。在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命运中，作家展示了人间苦难的极致。怎样造福人类？俄国思想界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改造社会；二，完善自我。拉斯科尔尼科夫憎恨社会的不公，决意改造社会。在他看来，历史由“超人”创造，“超人”什么都可以做，他们通过流血建立的秩序，便是“常人”遵守的规范。他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超人，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杀人后，他陷入极度的痛苦，杀人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部生活。“难道我杀了老太婆？我杀了我自己。”

在主人公的“罪与罚”背后，蕴藉着作者对人类永恒母题的思考：生和死，善和恶，上帝和魔鬼。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不是他本性的罪，而是他思想的罪，他从沉湎幻想回归现实生活的历程，标记着他的复活，他从“改造社会”走向“完善自我”。拉斯科尔尼科夫相信杀老太婆是为社会除害，然而“逻辑只能预测三种情况，实际情况却有千千

万万”。他想不到在杀死老太婆的同时,还不得不杀死无辜的莉扎韦塔,想不到他的行动会导致母亲的死亡,导致索尼娅的惊恐和悲伤,导致斯维德里盖洛夫用他的罪孽胁迫杜尼娅就范,导致漆匠尼科尔卡的磨难……作者认为,善和恶有时紧紧纠缠在一起,不是理智和逻辑就可以把它们分开,不能为了行善而去作恶。拉斯科尔尼科夫不信上帝,接受了魔鬼的诱惑。这里诱惑并不表现为享乐,而是形诸自信:自信真理在握。尾声的梦境是作家对暴力结合自信必然造成灾难的警示。

探索灵魂的奥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的艺术追求。他强调人的天性的独特,拒绝环境决定一切的主张。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帮助马尔梅拉多夫一家和他杀人及杀人前后思想斗争的反复交叉中,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的两重性格。同时人性的复杂又表现在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周围人物的关系上:他们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都有主人公的影子。索尼娅为了拯救全家,毁了自己;杜尼娅为了哥哥的前途,决定嫁给市侩卢任——这些也是犯罪,尽管犯罪的对象只是她们自己。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卢任的经济思想里听出了“可以杀人”;斯维德里盖洛夫则在第一次见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时就发觉,他们是“一块田里的浆果”。

《罪与罚》全面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特色:

一、人物性格的塑造,不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由外入内的描写,而是通过人物意识由内向外的表述;

二、在人物独立于作者的基础上,人物的思想和他们对话中表达的不同观点,和作家的声音处于平等地位,构成小说的复调;

三、运用象征、梦境、典故、暗示等艺术手法,扩展作品的思想容量。例如:拉斯科尔尼科夫几乎一直处于病态,神志不清,象征他思想的病态。又如:村民打死瘦马的梦,凸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良

知,梦中他是清醒的。又如:姓氏拉斯科尔尼科夫含有分裂的意义,暗示主人公分裂的人格:他会倾其所有帮助受难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也会狠下决心劈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姓氏卡佩尔纳乌莫夫源于古城迦百农,在他家发生的一切使人想起《圣经》对于这座城市屡有神迹的记载。果然,在这里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了杀人的事实和动机,又从这里走上了自新的道路。

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说始终具有紧张感、压抑感,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对文学的开创意义举世公认,现代派作家把他尊为先驱。

俄罗斯一位学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难译的是他笔下歇斯底里的情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小说前半部,确实感到这种情绪有股裹挟的力量。

这次重译,译者主要关注拉斯科尔尼科夫思绪的紧张、突变、跳跃和文字的急促,以便传递原作的艺术魅力。

二〇一八年八月

目 录

第一部 / 1

第二部 / 95

第三部 / 211

第四部 / 303

第五部 / 389

第六部 / 467

尾 声 / 563

评 论

-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 / 583
- 《罪与罚》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 / 609
- 《罪与罚》的城与人 列·彼·格罗斯曼 / 627
- 《罪与罚》与三一律 康·德·莫丘利斯基 / 685
- 罪与罚：我们自己犯下的谋杀罪 R. P. 布莱克默 / 695
-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世界 约瑟夫·弗兰克 / 721
- 《罪与罚》的背景 约瑟夫·弗兰克 / 737
- 《罪与罚》的“人名诗学” 糜绪洋 / 759

编后记 / 769

第一部

七月初，一个异常炎热的傍晚^①，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 C 巷从住户手里租下的斗室，来到街上，慢慢地，仿佛犹豫不决地朝 K 桥走去。

他下楼时顺利地避开了自己房东。他的斗室在一幢高大的五层楼的屋顶下面，看起来不像住所，倒像柜子。房东（他向她租了这间斗室，包括伙食和女仆）住着底下那层独用套间，他每次上街，必定经过房东的厨房门口，厨房几乎永远敞开着，对着楼梯。于是每次经过，年轻人都有某种痛苦和胆怯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羞愧、皱眉。他欠了房东许多钱，很怕和她照面。

并非他胆小怕事，甚至完全相反；但从某个时候起，他始终处于一种易怒和紧张的状态，仿佛患了多疑症。他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和任何人来往，甚至害怕见人，倒不仅仅是怕见房东。他穷困潦倒，然而近来连窘迫的经济也不再使他苦恼。他已经停止谋生，也不想为这操劳。其实他根本不怕房东，无论房东打算怎么收拾他。但停

^① 指一八六五年，奇热不仅是气候特征，更是无可忍受的环境的象征。

在楼梯上,听她唠叨和他毫不相干的琐事,缠着他要钱,威胁,抱怨,而他只能推托,道歉,撒谎——不,最好像猫似的悄悄下楼,溜走,不让任何人看见。

不过,这一次和债权人照面的恐惧,在他上街后,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

“我想干的是什麼,还怕这些!”他想,嘴角露出一丝怪笑。“嗯……对……一切都在人手中,胆小就会失去机会……这是公理……真想知道人最怕什麼?最怕走出新步子,说出新意见……不过,我说得太多,因为说得太多,所以什麼也不做。不过,也许是这样:因为什麼也不做,所以说得太多。这是最近一个月才学会的,说个没完,成天躺在角落里瞎想……豌豆沙皇^①。我现在去干吗?难道我能干这事?难道这事当真?根本不当真。无非想多了,自己哄自己:玩具!对,也许就是玩具!”

街上奇热,还又闷又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租不起别墅的人熟悉的夏天特有的臭味——这一切顿时使年轻人扫兴,刺激了他原本已经脆弱的神经。这一带众多酒店^②传出的腥臭,即便不是假日也比比皆是的酒鬼,为这幅图画抹上最后一道令人反感的阴郁色彩。极度厌恶的神色刹那间掠过年轻人清秀的脸。顺便说一下,他长得一表人才,漂亮的黑眼睛,褐发,中等略高的个子,瘦削,匀称。但他似乎很快陷入了沉思,甚至,准确地说,默默出神了。他朝前走去,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也不想看见这一切。他只是偶尔自言自语,出于他现在已经自己承认的爱好独白的习惯。此刻,他连自己都意识到,他的思想有时相当混乱,而且人很虚弱:他已经一天多几乎什么

① 俄罗斯童话中的形象,远古时代的统治者。这里指根本不存在的的事情。

② C巷(木匠巷)共有十六幢房子,其中设有十八家酒店。

都没吃了。

他穿得非常寒酸,如果换了别人,哪怕穷惯的人,也羞于白天穿着这种衣服上街。不过这一带就是这样,随你怎么穿戴,都很难使人惊奇。邻近的干草广场,众多的酒店,集聚在彼得堡中区这些大街小巷蜗居的工人和手艺人,有时会给街区景色增添许多怪异的过客,因此即便遇见什么怪物,人们也见怪不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对周围世界的愤怒和轻蔑,尽管他极爱面子(有时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他在街上最无忌讳的就是自己破旧的衣服。如果遇见他不想遇见的熟人或者原先的同学,那是另一回事……这时街上驶来一辆套着高头大马的板车,车上不知为什么载着一个醉鬼,也不知这个时候载着他去哪里。大车从旁驶过时,醉鬼突然朝他喊了一声:“喂,叫你呢,德国帽匠!”旋即用手指着他,不住大声嚷嚷。年轻人突然停下,一把捂住自己的礼帽。这礼帽高,圆,齐默尔曼^①出品,但已十分破旧,整个儿褪成棕红色,满是窟窿和污点,没了帽檐,还不成体统地歪戴着。但不是羞愧,而是某种近乎恐惧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

“我料到会是这样!”他慌张地嘟哝着,“会是这样!真糟透了!这种无意的疏忽,平常不过的小事,会把我的整个计划给毁了!是的,这礼帽太招眼……太怪,所以招眼……我这身破衣服一定得配大盖帽,哪怕旧的贝雷帽也行,就是不能戴这顶帽子。这种帽子没人戴,一俄里^②外都会瞧见,都会记住……主要是记住了,往后就是罪证。这种时候,应当尽量不惹人注意……小事,小事重要着呢!……历来就是这些小事毁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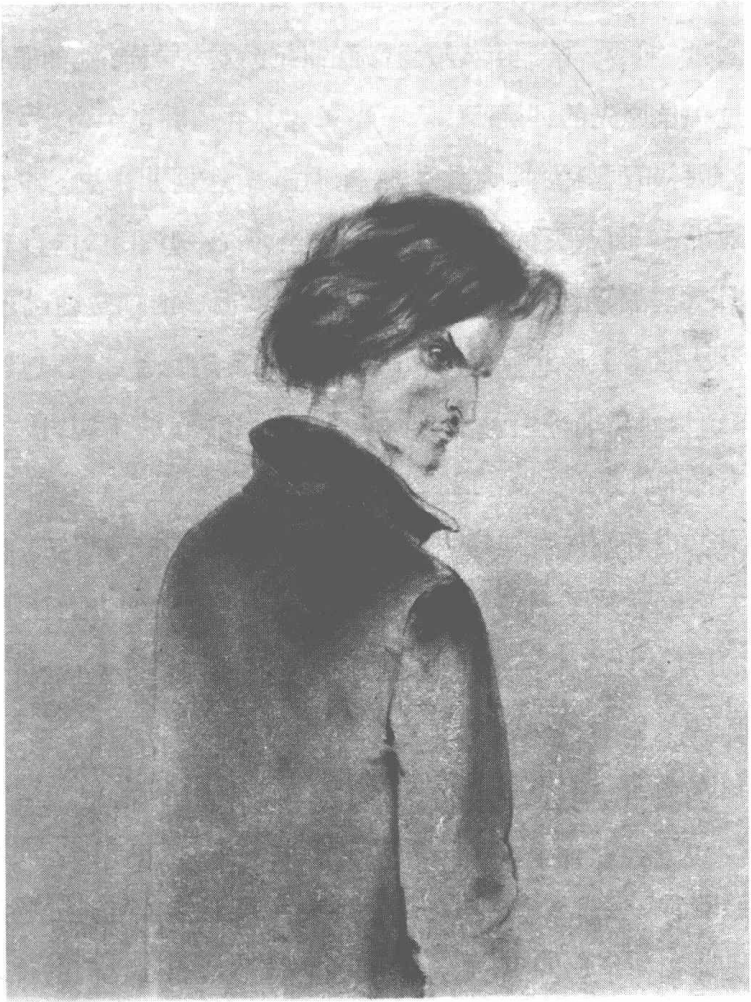
他要去的方地方不远,他甚至知道,从他的房子门口起要走几步:

① 当时彼得堡知名的帽子商人。

② 一俄里等于一点零六公里。

正好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把步子数了，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当时，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这些设想竟会成真，无非用这些设想荒唐，但又诱人的胆识挑逗自己。现在，一个月后，他的看法开始变了，尽管他在独白中反复抱怨自己没有勇气和决心，却又不知怎的无意中已经习惯把“荒唐”的设想当作自己的事业，虽说他对自己仍然缺乏信心。他现在就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去作一次试探，每走一步，他都心慌，越来越慌。

他心惊胆战地走近一幢分外高大，一面朝河，一面临街的房子。房子里面全是窄小的居室，住着从事各种行当的房客——裁缝，钳工，厨师，形形色色的德国人，妓女，小官员，等等。进出的人全都来去匆匆，从房子的两个门洞和两个院子穿过。这里有三四个人轮班看管院子。年轻人十分满意，因为没有遇见他们中的任何人，他悄悄溜进大门，往右一拐，上了楼梯。楼梯又暗又窄，是“后楼梯”，但他早已摸熟了这里的一切，甚至喜欢这个环境：在这样的昏暗里，甚至好奇的目光都没有危险。“要是现在我都这么害怕，那当真干事的话，还行？”他情不自禁地想，一面朝四楼走去。这里，几个当搬运工的退伍士兵正从一套房间里往外搬家具，挡住了他的路。他早已知道，这套房间住着一个已经成家的德国人，官员。“这么说，这个德国人搬家了，也就是说，这道楼梯的四楼，暂时只有老太婆的房间住人。这太好了……万一……”他又想，接着拉了拉老太婆的门铃。门铃轻轻一响，似乎是白铁做的，不是铜铃。这类房子的一套套差不多窄小的房间里，装的几乎都是这种门铃。他已经忘了这只门铃的铃声，现在这特殊的铃声似乎使他想到了什么，清晰地勾画出……他猛地打了个寒战，这一次他的神经实在太脆弱。不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里面的人带着明显的怀疑从门缝里打量来客，昏暗中仅仅露出她忽闪忽闪的小眼睛。看到梯台上有许多人，她顿时胆大了，开了门。年轻人一步跨



拉斯科尔尼科夫(彼·博克列夫斯基绘,1880年代中期)

过门槛,走进昏暗的过道,过道的板壁后面是小小的厨房。老太婆站在他面前,一声不响,询问地看着他。这是个瘦小干瘪的老太婆,六十岁上下,长着一双尖利凶恶的小眼睛,鼻子又小又尖,没戴头巾。刚刚花白的浅色头发抹得油光光的。仿佛鸡腿似的细长颈脖上,围着破旧的法兰绒衣服,这么热的天,肩上都晃荡着一件泛黄的旧皮衣。老太婆不时咳嗽、呻吟。准是年轻人看她的目光有些异样,她的眼睛里突然又闪过一丝原先的怀疑。

“拉斯科尔尼科夫^①,大学生,一个月前上您这儿来过。”年轻人赶紧含糊地说,一面点头行礼,因为想到应当客气一些。

“我记得,爷,记得很清楚,您来过。”老太婆一清二楚地说,仍像原先那样没从他脸上移开自己询问的目光。

“对……还是那事……”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说,脸上有点尴尬,也对老太婆的怀疑感到惊奇。

“不过,也许她一直这样,我上次没发现。”他不快地想。

老太婆默默站了一会儿,似乎盘算着什么,随后朝边上让了让,指着里面的房门,让客人走在前面,说:

“进去吧,爷。”

年轻人走进一个不大的房间,贴着黄色墙纸^②,窗台上摆着天竺葵,挂着抽纱窗帘。此刻,房间被夕阳照得很亮。“就是说,那时太阳也这么照着!……”这个念头似乎无意中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脑海中一闪。他迅速扫视了房间里的一切,想尽量熟悉和记住它们的位置。但房间里没什么特别的摆设。家具全都十分陈旧,黄木的。一张曲木背沙发,沙发前有张椭圆形桌子,一张放在窗间的梳妆台,几把沿墙的椅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姓名都有各自的含意。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个姓氏源于十七世纪中期俄国历史上的分裂教派,含有“分裂”“决裂”的意义。

② 黄色是整部小说的背景色。黄色在俄罗斯人心中是一种使人压抑的颜色。

子,还有两三张镶黄色框子的廉价油画,画着几个手托笼鸟的德国小姐——这就是全部家具。房间一角,一尊不大的耶稣像前点着神灯。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地板,擦得锃亮,处处泛着光泽。“莉扎韦塔干的。”年轻人想。整套房间找不到一丝灰尘。“只有凶恶的老寡妇家才会这么干净。”拉斯科尔尼科夫继续思忖,随即好奇地瞥了一眼遮住里面小间的印花布门帘,里间放着老太婆的床和柜子,可他从没进去过。屋里就这么两个房间。

“干什么来了?”老太婆厉声问,走进房间,她仍像原先那样在他面前一站,直勾勾盯住了他的脸。

“抵押呗,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旧的扁扁的银怀表。怀表背面铸着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这不,上次的抵押到期了。到前天就是一个月。”

“我付你一个月利息,再等几天吧。”

“那就看我怎么办了,爷,再等几天,还是现在就把您的东西卖了。”

“这表能押不少钱吧,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你拿来的尽是小玩意,爷,这值不了多少钱。戒指我上次给了您两张票子^①,其实到手饰商那儿买只新的,也就一个半卢布。”

“给四卢布吧,我会赎的,父亲的表。我很快就能收到钱。”

“一个半卢布,先扣利息,要是您愿意。”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惊叫。

“那随您便。”老太婆把表递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气得真想抬腿就走,但旋即变了主意:他无路可走,另外他来还有其他目的。

“算了!”他粗暴地回答。

^① 两卢布。

老太婆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一面朝挂着门帘的里间走去。年轻人独自留在房间中央，好奇地倾听，忖度。可以听到她打开柜子的声音。“准是第一个抽屉，”他想，“这么说她把钥匙放在右面口袋里……全串在一起，串在钢圈上……有一把钥匙比别的都大，大两倍，有锯齿，当然不是柜子钥匙……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匣子或者小箱子……有意思。小箱子都用这种钥匙……不过这些念头都很卑鄙……”

老太婆回来了。

“您瞧，爷：一卢布月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您得付十五戈比。先扣一个月。原先的两卢布照这个办法还得扣二十戈比，加在一起就是三十五戈比。您押了表，现在到手的一共一卢布十五戈比。收钱吧。”

“什么！到手一卢布十五戈比！”

“没错。”

年轻人没有争辩，收了钱。他看着老太婆，并不急于离开，似乎他还想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又似乎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也许这几天我还会给您拿样东西来……一只银子的……上等……烟盒……等我从朋友那儿取回来……”他尴尬了，没再往下说。

“到时候再说，爷。”

“再见……您老是一个人在家，妹妹不在？”他尽可能随便地问，一面朝过道走去。

“您找她什么事，爷？”

“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就这么问问。您现在……再见，阿廖娜·伊凡诺夫娜！”

拉斯科尔尼科夫心慌意乱地走出来。这慌乱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彼·博克列夫斯基绘,1880年代中期)